

阡陌岁月

海中集体宿舍

(光阴似面,日月如梭) 王林坚

今年春节在家,突然接到同学老丁电话。老丁现在在北京语言大学教书,30多年没碰到了,有点惊喜。电话那头说:“都年过半百了,我们海中集体宿舍的小伙伴们聚一下吧!”

正月初六,我们5个海中集体宿舍的伙伴们来到老丁的家。老丁亲自出马,在菜市场买来新鲜的粽叶和五花肉,我们帮忙洗粽叶。老丁先把浸泡过的糯米和腌制过酱油的肉充分搅拌,然后把粽叶卷成圆锥形,往里填充糯米和鲜肉。只见她左手托着“圆锥”,右手十分娴熟地用剩余的叶子将它包起来,并用棉线扎紧,一个个饱满漂亮的粽子陆续完成了。我们把粽子装进高压锅煮20分钟,不一会儿,肉粽的香味就飘满了整个屋子。我们都迫不及待地剥开粽子品尝,糯米香和肉香夹杂着粽叶的清香在嘴里融化。

老丁拿出了珍藏多年的老照片:上学放学路过的小巷;打弹珠和跳橡皮筋玩到筋疲力尽的小院;供几十户人家洗洗涮涮的小井和小水槽;我们小时候玩捉迷藏游戏最爱的藏身之地——天主教堂;不玩到天黑不回家的乐园——小山头;人声鼎沸的原海中教职工食堂;蹒跚脚尖从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缝里看比赛的排球场……我们一起回忆,都说感谢老丁,是她的召集,触动了我们心底最柔软的部分。

海门中学是现台州市第一中学的前身,已有百年的历史。我们5人的父母都是原海门中学的老师,上世纪70年代的海中,校舍破烂,教职工们都蜗居在几幢集体宿舍里。少时出去玩,人们都称呼我们“海中集体宿舍的孩子”。

集体宿舍的过道,每家每户都摆放着煤油炉,一家人都挤在二十几平方米的木板房里,“水缸锅灶连床铺”是最好的写照。楼道里走路如稍重一些,整个房间都摆动起来,隔壁家谁讲话声音一点都听得见。平时家里基本不开伙,都在海中食堂吃饭,只有过年过节,谁家弄年货了,大伙儿去聚餐。老丁家因她母亲会包粽子,所以,吃粽子是我们春节最开心的事。

海中是海门镇最好的中学,也是省重点中学,父母还是比较忙的,根本没空管我们,我们无忧无虑,整天就知道玩。平时我们每人胸前都挂着一串钥匙,口袋里放几张饭票,手牵手上学、放学、吃饭,从没让父母操过心。由于我们几个孩子整天在一起,每个人还都有绰号。

老丁的父亲是英语老师。上世纪70年代,她家里最好的东西就是一台收音机。回到家,老丁就跟收音机“依偎哇啦”,我们也听不懂,叫她“女特务”。

老张的父亲是美术老师,画画赚

得多,便成了我们几家中最有钱的。那时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绝对是稀罕物,每到夏天,老张父亲就把电视机拿到操场上放,前来观看的那叫一个人山人海。我们小朋友个儿矮,是看不见的,但听听也过瘾。记得有次老张父亲获得什么全国大奖,相当高兴,把我们几个小孩子叫到他家看他画画,看得我们一愣一愣的。

老胡的母亲是体育老师,每天一早出操、打排球。老胡小小年纪就比我们高出一个头,平时跟我们玩时,他最“拉风”,在海中操场上经常看到他矫健的身影,最让人羡慕的就是那笔挺的黑白运动裤。

老林的父亲是物理老师,老林少时老是跟我们吹牛,说他父亲的脑袋如何如何厉害,算东西手指一掰,数字就出来,因此我们叫老林“半仙”。

上世纪80年代后,社会上渐渐重视教育了。我们海中集体宿舍大院的孩子依然爱玩,但大家成绩都很好。记得有次我们在老丁家玩,老丁父亲说:“兴趣是最好的老师,举个例子,喜欢音乐、吹口哨都可以。”我还记得有次在老林家玩,我们问起彩虹原理时,“半仙”父亲还专门去打了一脸盆水,将一面镜子斜插入水里,让阳光透过镜子和水形成三棱镜,在墙上打出一道人造彩虹来,并顺势跟我们讲光的构成和折射的原理。

几十年过去了,当我们回忆起童年和少年时,都很骄傲,感谢海中集体宿舍的生活,感谢我们的父母。现在,老丁是英语教授,老林是工厂精英,老胡是体育局领导,老张是文化产业公司老总。今年,我们难得相聚,大家都很感叹,这些曾在海中集体宿舍成长的孩子,都混得不错,没有一个变坏。

联想到当下父母对孩子的教育,网上曾流传一份儿童日程表,制作者是一位北大学子的母亲,每周7天,天天晚上10点睡,早上5点起,所有日程排得满满当当,英文、绘画、拉丁舞、演奏乐器,什么都学。据那母亲说,现在让孩子早苦,为的是将来孩子能在社会立足。回想我们小时候父母对我们的要求,相当简单——只要不做小流氓就行。

我们父母这种“消极”的管理方式,及海中自由的生活、学习环境,让我们获得了快乐的童年、少年时光,并养成了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。我们像一颗种子,在肥沃的土壤里沐浴阳光风雨,在快乐教育里灿烂绽放。我并不是说那位母亲的教育方式不好,我也没有比较的意思,只是说这里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。在这种可能里,让每一个孩子每天能快乐地睡觉,寓教于乐。这简单的可能,也许比有些所谓的教育理论家洋洋洒洒地说教更加实用和管用。

秦观的处州往事③

迟日江边独杖藜

松庐 (古典主义者)

应该说,刚到处州时,秦观的心态还是清静平和的,对未来还抱有些许期待。他在《处州问题》中写道:“清酒一杯甜似蜜,美人双鬓黑如鸦。莫夸春色欺秋色,未信桃花胜菊花。”

酒甜似蜜,人美鬓黑,诗人看来还是偏爱处州风物。此诗带有秦观前期诗作明丽的亮色,诗中以桃花春色喻新党稍纵即逝,对旧党的将来与自身的前程都颇为乐观。

处州山水景致绝佳,加上监酒税的工作本身也并无足轻重,秦观乐得邀山览水,四处漫游。“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。尘缘相误。无计花间住。烟水茫茫,千里斜阳暮。山无数,乱花如雨。不记来时路。”在这首《点绛唇》里,秦观醉中漾舟,任性而行,随兴而发。

正是在这样的闲乐醉梦中,秦观写下了名篇《好事近》:“春路雨添花,花动一山春色。行到小溪深处,有黄鹂千百。飞云当面化龙蛇,夭矫转空碧。醉卧古藤阴下,了不知南北。”

此词题为《梦中作》,上片描写梦中春日山行的景象,一派春光绚烂。换片风云突变,飞云幻化龙蛇,蜿蜒腾跃长空,暗喻词人人生的重大变故。未结点明梦醒后所处所感,看似恬淡旷达,未见一个愁字,实则隐藏着巨大的痛楚。梦境迷离瑰奇,通篇笔势飞舞,结句境界寥落,呈现出奇峭清警的艺术风格,感人至深。故黄庭坚将此词“解作江南断肠句”。

秦观本是天地间至情至性之人,率真而又敏感,常喜怒形于色,悲欢溢于面,却守定真情不变。早年科举不利,连试不中,他赋诗自嘲“屠龙肯自羞无用,画虎从人笑不成”。三十七岁时终于考中进士,他踌躇满志作壮语:“更无舟楫碍,从此百川通。”初任蔡州教授不见升迁,他又感叹道:“大梁多豪英,故人满青云。为谢黄叔度,鬓毛今白翁。”一朝入京任职,虽然仅是从事校对黄本书籍,但当下班时发出宫门时,即发豪兴高吟“始觉身从天上归”。这些应该都是李清照《词论》中对秦观“专主情致”评语的真实写照。

谪居处州的日子无疑是清苦寂寞的,秦观已习惯于以诗赋来记录荣枯变迁。《春日杂兴十首》其七云:“欢娱易易歇,转盼如飞翰。”写出了谪居生活的心态变化。又其九:“桃李用事繁,鲜明夺云绮。繁华一朝去,默默断机杼。时徂鹰化鸠,地迁橘为枳。独有羡门生,后天犹不死。”更是写尽了诗人对时空变幻的感受,欲效法道家以求超脱。

“梦入平阳旧池馆”。在处州虽日日有好山好水相伴,偶尔还有故友前来探望,但秦观常常还是要回想当日任职馆阁的天上生活。他在与新知毛隐士游憩时感慨:“春风天上曾挥翰,迟日江边独杖藜。”(《文英阁二首》其一)那时的秦观可谓春风得意,天天与黄庭坚、张耒、晁补之等人诗酒流连,唱和互和,而苏轼则“于四学士中最善游”。

同时,秦观还深得朝廷赏识,“上日有砚墨器币之赐”,他的自我感觉好到“了知身不在人间”。回到独在处州的日子,秦观在《清溪逢故人》中写道:“故国应携手,前途共著鞭。”然而,曾经携手的同党诗友如今都已是星飞云散,流落四处了。

茶言观槎

一犁天地间

旷陌摄

清晨,公鸡催鸣;午间,炊烟升起;傍晚,老牛归来……暮归的老牛,有我童年。

村里的一切,质朴得赤条条,老树的纹理,老屋的门头,老农的皱纹,老妇的山里腔,老牛的闲庭信步,逢生人,还有汪汪的狗叫声……这犹如一件件古董,置放在这里,悠闲自在。水田墨画,耕如曲,吟在大地上的诗行。琴弦般的田埂,歌音般的水影,杳杳茫茫漠漠,莫非吾画。这漫山的田韵,犁人在演奏,耕牛在涂鸦。大大的山里人,正本色出演天地人之间的和合之作。

——作者絮语



端午之趣

在农家过端午

(长人师傅) 舒幼民

年年端午年年过,对于端午真的有许多印象与回忆。

小时候,端午就端午,不像现在多了一个“节”字。只知道家家户户都在忙碌,母亲们半夜就得起床,为家人们捣鼓出一桌端午菜和麦饼。

那年月,孩子们并不知道端午的由来,也根本不可能像今天一样有如此丰富的端午菜肴,连粽子和咸鸭蛋等今天端午的必备也没见过。儿时印象中,有一盆咸菜炒面,一盆薄如蝉翼的鸡蛋丝、茭白丝、蚕豆、小土豆,似乎就挺好了。

计划经济年代,肉是非常珍贵的,得凭票购买,称上半斤肉回家就很不错了。街坊邻里的母亲们很是有办法,一上午为了全家吃上端午绞尽了脑

汁。虽清贫,但比平时好多了,尤其是孩子,高兴劲十足。母亲们对孩子吝啬,但对街坊邻里却大方,自家没动筷子,却让给孩子们给各家都送一筒包好的麦饼,你来我往,很是融洽。这种气氛,现在不多见了。

等我上山下乡到了农村,慢慢懂得了农家的生活很是艰辛。有一年端午,我没有回家,那时也不兴有什么节日就要往家跑,什么“小长假、大长假”的,根本没有这个概念。生产队的小队长对我这个所谓的知青,很是关照,让我到他家吃端午。为了尽地主之谊,把家里好点的都拿来烧了菜,摆上桌也有七八样。土豆、包菜、鸡蛋、大白菜、洋葱、炒面、茭白,有些是自家自留地种的,惊喜的是主人

大方地把过年时腌下的几块肥肉也拿了来,咸肉夹在麦饼里还真是别有一番滋味。

当我把家中凭票买来的一打火柴(10盒)、半块肥皂交给队长妻子时,看着她满满的高兴,我也跟着开心,这些东西虽很微薄,但当年在农村是很难买到的。队长还少见地到队上的小店打来半斤白酒,当地称“土烧”,回家放上一桌雄黄,让大家都喝上一口,说是驱蚊驱邪。

我们开心地吃着,隔壁的猪圈里传来了猪的嗷嗷声,那是农家一年的希望啊,到了年底,卖了猪,换了钱,全家的大事好事喜事都指望它呢。这边吃端午,那边队长妻子把一大盆的猪食倒进了猪槽,猪也

开心地吃起来了,看着满屋飞舞的苍蝇和蚊子,我们吃得高高兴兴,其乐融融。

这个端午,虽说不上丰盛,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一辈子的。农民的勤劳与淳朴不用修饰,是与生俱来的。虽说当时处于计划经济,大家的生活水准不相上下,但这次在农家过的端午却让我回味无穷。加上几年农村下乡的生活,真的是和农民朋友打成了一片,并影响着自己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。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,没有农民,我们就一无所有。所以,今天我们对“三农”的重视,再多也不为过啊。

端牢端稳端好中国饭碗,重中之重在农村、农业、农民。

食味人心

种土豆

(公安宣传廿多年) 叶明鉴

“起床,吃饭,种洋芋去。”早上6点钟,80岁的老爸就开始下达指令。我应了一声,又睡着了,因为春节期间在单位连着上了几天班有点累,不到10分钟,老婆又电话催促了,“懒人快起床,早点去种洋芋。”

洋芋头,就是土豆,很好吃,又有营养价值,你们知道是怎么种的吗?

几个月前,老爸让我把国道线边的一溜地里的青菜收了,杂草除掉。那时因为单位里活多累得全身散架,没有去。放假回家匆匆把菜收了,并除了草。

吃了一个食饼筒,喝了一杯咖啡后,下楼拿起钉耙、簸箕和扁担,按照老爸的要求,先去鸭棚起粪肥。

家门口养了四只鸭子,鸭蛋刚好够孩子们吃。冬季种田大户收了水稻后,收集一些,用干稻草先堆起来,放在鸭棚边给鸭子防冻保暖,又可做肥料。

打开鸭棚,鸭子惊叫四处飞舞乱蹿,我匆匆在鸭棚起了一担粪肥,戴上一双橡胶手套。老爸提上一篮土豆

种子一起去了村口的菜地。国道线下到菜地有点陡,挑着粪肥不好走,我拄着锄头一晃一晃下到菜地。

放下粪肥,老爸让我先在一溜菜地上用锄头开挖一道不深不浅的土沟。挖了大约几米都在中间,老爸说土豆要种在中间,放肥料的土沟不能开在中间,让我往边上重开。

以往种土豆的地都要先开垦一遍,现在为了省时省力,直接开一道土沟。好在这一溜菜地经常施鸭粪肥,土壤没有板结,开沟也不是很费劲。

开沟的时候,我和老爸说起笑话,现在居然有专家说粪肥有毒,种出的庄稼不能上市销售。老爸惊讶地回答道,往上推三代,哪家农民种地不用粪肥呀?难道专家的祖上不食人间烟火吗?

十几米的土沟,我气喘吁吁地挖两三米停几分钟,挖挖停停,总算挖得歪歪扭扭成形了。如果是前几年,老爸身体硬朗的话,他肯定会数落个不停,自己操起锄头修整得笔直又深

浅均匀。湿的鸭粪肥力足,但是把湿粪肥均匀铺撒在土沟里,实在有点不习惯,这个活本来一直是老爸自己动手的,他怕我脏,也怕我撒不均匀。不过,老爸的老慢支气管炎有点严重,只能坐在地上指挥,我戴上橡胶手套,把整片的粪肥撕开均匀撒在土沟中。

施加复合肥的时候老爸自己动手了,因为我几个月前给花菜施肥的时候,数量没有控制好,花菜一直长不起来,老爸又去施一次肥。接下去是下土豆的关键环节,老爸弯腰放了三颗就吃不消了,只能让我下种。

下土豆非常讲究,土豆种的芽如果多了要掐掉一些,芽要朝上,最关键的是土豆种不能直接放在粪肥稻草上,要放在粪肥和泥土的间隙上,还要让土豆种接上地气。如果土豆种直接放在粪肥稻草上的话,那这颗土豆种烂掉的可能性极大,收成的可能性也就渺茫了。

下土豆还要掌握好间距,我